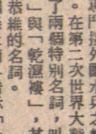
鹹水妹・蘇絲黃

現在已經不流行的一個香港名詞，原，有人說是外國水兵愛稱「俏女郎」爲「HANDSOME MAID」，而「鹹水妹」就是該詞音譯後的變體。我可以承待起不同闊綽的人士，而「乾濕褸」則是兩用的物品，指人，不論有無學識，都絕少用「HAND・OME」這個字。



「蘇絲黃」（SUZIE WONG）稱之。

客窗隨筆

舊瓶的方型週刊與市稿

最近，娛樂界與傳播界都知一件動了武的大事，發生在「爆」娛樂界內幕的週刊的辦公處。這件大事在我所看的日、夜報上都未記載，他報白讀的小報中稍微提到。二十二日夜某文化機構請客宴，此夕客稀亦在，我們並非同席。我的一桌上有幾位提到，我說：「我不喜任何『內幕』文章。管見以爲萬一要爆內幕，也限于親道事實，若是『演義』即不妥，『創作』則更要不得了。」但大家也不知是何原因。有位前輩說：「祇有事主自己知道，甚至他也不知道，因爲每週出一本，提到的人太多，可能此刻他還在怨呢！」大家對他的話都表同意。

我因此想到當抗戰勝利之初，上海許多小型報都被取締，市上出現一種稱「方型週刊」者，多至十幾份，執筆人以小型報上作者爲主，內容很乾淨，並不以報道娛樂界爲主，是綜合性的，絕對沒有香港所稱的「煲水新聞」；白紙黑字，沒有半點彩色，照片也少，不如香港某種週刊之精印，都花了大資本。方型週刊的寫作人幾集新雅酒家的下午茶座上「爬格子」，黃昏前各週刊主辦人來用現金購稿，那邊成爲稿市。但這方型週刊存在不久，當小型報陸續恢復，即成歷史名詞了。

相信動了武的大事對香港同類週刊也有好影響，以後當慎十言了吧？在言論自由的土地上，也該有些顧忌呢。

海角曉吹

一句話諸般錯

宋美齡致鄧穎超信，其冗贅不通，昨天已舉出一二之例。若你有耐心讀完，不嘆息宋氏身處「文化沙漠」中，吾不信也！

單單昨天所舉之例，一句中亦有多種弊病。不信，且再將昨天引過的一句分析——

「此試與中外綜理國家與萬機之政治家總攬有靜穆之修養與磊落之風格相提並論，乃適成強烈對照。」

不知「國家」與「萬機」是不是同類的東西？如其不然，何以要用相等的東西？如其然也，則「國家」與「萬機」又有什麼分別？

這些問題，拿來問宋美齡提出，包管她老人家瞠目不知所答。

其實，「綜理國家與萬機」根本不通！如果要用什麼「萬機」的字眼形容「政治家」，只消用「日理萬機」四字即可，何須什麼「綜理國家與萬機」這樣冗贅又不通的字句耶！

「靜穆」並非「修養」的形容詞；而「磊落」亦不是用以形容「風格」的。

「靜穆之修養與磊落之風格」也不通。因爲

一個連繫詞「與」將它們連繫起來，使人覺得是兩種份量相等的東西。

國運繫乎人才之有無

近代史家，對清代同光走「出身」，羅則湘軍的能戰名將，「多出其門的三家村老師。他基多，而能平實不偏者少。以人才論，清代入關二六八年，其康雍乾三代盛世不必論矣，即以縱橫十六省，爲時十五年的太平天國與「湘軍」對峙之時，文武人才幾乎升九皆起自以務農爲本，而又皆受教育的兩類人：

一類是家世務農，本身受傳統教育科甲出身者，如曾國藩，曾國荃，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李鴻章，沈葆楨，羅澤南等，皆本身受正式教育（當時叫「正途」），其中書五經去統兵作戰，作兩省或止於舉人。左後來「躐同進士

如是我聞隨筆

陸天疊

另一類也是務農爲本之人家子弟，連秀才也沒弄到手的，那就數也數不清了。而第一類曾胡左李等，亦無一人用上了「袁寶」；廿二「如爲」有新思想見解……，是「這位」；廿「年多」是「廿多年」。）

一個廣東人，一個福建的文化學術人物，可以說是務實的最佳模範了。（更正）廿一「兗兗」諸公是

並非敲門磚的試實根柢論，付諸實踐的。這決似黃遵憲秀才，他不再去省考，會試卻大讀其時務西洋譯過來的科學書，而且毅然踏入了外交界。我們今天對第一任欽差大臣出使日本的何如璋，可謂一無所知，反而這個參贊、公使的黃公度，姑不論其書之內容，僅以詩、文論，正和那位畢業水師學堂去英國深造海軍又再畢業的侯官嚴復一樣，古文上追史漢，詩亦有可觀。這人物，可以證是務實的最佳模範。

醒目詩詞

生查子

無中生有

厚誣中國人，盜竊核科技！
儘管明知無，故作其神秘。
你估爲什麼，施此齡蠶技？
若果揭穿時，山姆必蓋死！

港九港聞

人種名

和對戶吳家以及隔壁陳家，三家人對戶吳家以及隔壁陳家，三家人對戶吳家以及隔壁陳家，三家人